

214022

王任叔巴人论

沙孟海题



王任叔
巴人论

WANG REN SHU BA REN LUN

王任叔
巴人论
BA REN LUN



WANG REN SHU
BA REN LUN
王欣荣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王任叔巴人论

王欣荣 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总发行所北京发行所经销

济南机一文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 字数 230,000 插页2

1991年6月北京第1版 1991年7月济南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册

ISBN 7-5039-0878-5/J·120

定价: 6.20

展開巴人
研究

黃源題



以血代墨，鞠躬尽瘁，
死而後已，這就是
不朽的巴人精神。

柯灵敬題



路是人走出

来的！

唐弢

一九六九年



目 录

卷首	题词	黄源 柯灵 唐弢
001	题记	王士菁
009	作为诗人： “新诗是捉摸人生的生命的”	
031	作为小说家： “为人生血淋淋的生活的写照”	
065	作为剧作家： “戏剧是生活之压缩的表现”	
088	作为杂文家： “生在斗争的时代，是无法逃避斗争的”	
112	作为理论批评家： “在现实主义下将方法与世界观统一起来”	

	作为鲁迅研究家：
139	“继之以我们的子孙的力量，而超越鲁迅”
	作为编辑出版家：
201	“目标是同作家完全一致的”
222	生平创作大事记
229	王任叔巴人别名笔名录
231	王任叔巴人著译书细目
252	参考文献并研究评论文章索引
274	后记

Table of Contents

Front Cover Inscription	Sha Menghai
Front Page Inscription (Huang Yuan, Ke Ling, Tang Tao)	
001 Note Inscription	Wang Shiqing
009 As a poet,	
"New poetry is to pursue the human life"	
031 As a novelist,	
"It is the bloody portrail of the human life"	
065 As a dramatist,	
"Drama is the compressed expression of life"	
088 As an essaist,	
"Born in the struggle time, struggle is unavoidable"	
112 As a theoretical critic,	
"Method and world outlook are united under realism"	

- 139 As a specialist of studying Lu Xun,
 "With the power our successors surpass Lu Xun"
- 201 As an editor and publisher,
 "The objective is completely in conformity
 with the writer"
- 222 Chronicle of his life and works
- 229 Record of Wang Renshu's (Ba Ren) another name
 and pen name
- 231 Detailed list of Wang Renshu's (Ba Ren)
 Works and translated works
- 252 Index of reference works and articles as well as study
 essays
- 274 Postscript

题 记

王士菁

1986年10月在宁波举行首次巴人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个共同的“新发现”，就是在现在流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曾见到王任叔的名字，而在新诗、小说、戏剧、杂文、文艺理论等许多方面，从二十年代初期即已开始，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是一位共写下了1600多万字的杰出的诗人、小说家、戏剧家、杂文家、文艺理论家。

这一个“发现”，令人感奋：一个作家，特别是象任叔同志这样的作家，在颠沛流离生活之中，在坎坷不平遭遇之际，竟写下了如此大量的作品。也令人欣慰：他的罕为人知的过去报刊上发表的作品，重新得到了评价；未曾发表过的遗著，也陆续整理发表了。更令人深思：对于一个作家，特别是象任叔同志这样的作家，有过杰出的贡献，更有过不公平的待遇，现在应该予以客观的公正的历史的评价了。在这次会上，根据许多同志的建议，成立了巴人研究学会。对于王任叔同志的生平和创作，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这也是大家多年来的共同心愿。

感谢本书作者王欣荣同志，在这次会议之后，短短的3年时间之内，即做出了具体的成绩，写出了3本专著（除了本书之外，还有巴人评传、巴人年谱），对于王任叔同志的生平和著作进行了全面的论述。虽然作者自谦地认为这仅是初步的，但这不能说是不具有开拓性的良好开端；这也可以说是巴人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作者的这种勤奋而又严肃的工作精神，是不能不令人敬佩的。

文章大都是用纸和笔写下来的。在古代，有的还刻在石头上，在近代，有的还借助于印刷术，得以传播；但其中的大部分，经过时间的淘汰，有的黯然失色，有的则灰飞烟灭，不复存在了。只有一类文章是不朽的，那就是作者用自己的心血以至于生命写下来的，它们将永远活在读者的心中，历久而弥新。这就是鲁迅、瞿秋白等人的作品；王任叔同志的作品也属于这一个类型。任叔同志从他从事文学活动开始时起即不是单纯地以一个作家的身份而存在的。他首先是一个革命者，一个早期的共产党人，社会活动家。他不是采取旁观者的态度来观察和描写他小说中的人物。他把整个的身心都投入到改造现实社会生活中去，他笔下的农民以及一切被压迫、被剥削、被侮辱、被损害的劳动者，不仅有他们自己的血和泪，同时也饱含着作者的血和泪，强烈的爱和憎，以及发自内心的深切感受。而这一切都不是廉价的。如本书作者所论述，这一些作品在历史上曾经激励过、鼓舞过无数读者的心灵；不仅在当时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社会生活具有认识价值，即使在现在，作者的倾注自己心血的某些精心结构也仍有其审美价值，可供今天的青年作家来借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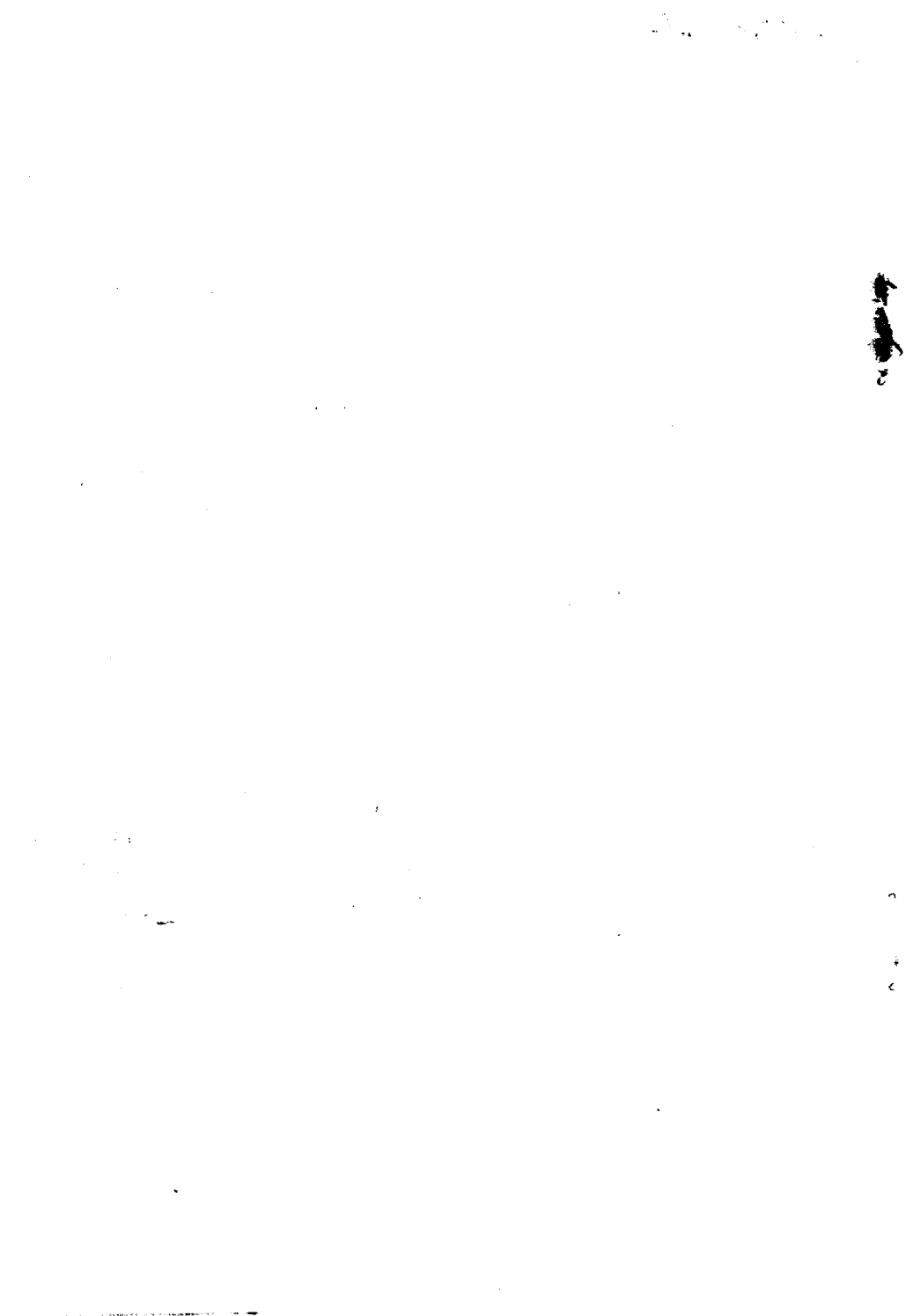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创作家而兼理论家的似不多见，自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以来，任叔同志则是以杂文家和文艺理论家而出现的。理论联系实际，而且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战斗色彩，这是我们今天阅读他的杂文和文艺理论著作时仍然亲切感

到的。任叔同志在他的战斗的一生中，写下了如此大量的作品，但他始终不过是一个“业余作家”，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他有自己的社会职业（解放前，他以各种社会职业掩护自己的共产党人的身份；解放后，他又担任过各种行政职务，并认真负责具体处理日常工作），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他认为十分重要的文学事业。他和“空头文学家”不同，和脱离实际的理论家也不同，在他的作品中，总是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以至于遭到不应有的不公正批判的“人情味”。他认为一个作家没有社会实践，是不可能真知灼见的。在他的杂文中，爱憎是分明的。敌我友的关系毫不含糊；而在革命阵营内部，是非的观念也是分明的，是其是，非其所非，也是毫不含糊的。在当时，人们即把他当作是鲁迅式的作家和战士，继承并发扬了鲁迅的革命传统——这不是一种过誉或溢美之词，而是当之无愧的。

在本书中，可能是由于篇幅的关系，作者没有论及任叔同志的关于印度尼西亚历史的著作。这是他的著作中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的共产主义者，王任叔同志又是一个无私的国际主义者。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他曾经和胡愈之等同志在印尼华侨中和印尼人民中生活过一段时间，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从事抗日斗争，同时从事印尼史的研究工作；在他遭受不公正的批判的时候和在“文革”期间，仍继续撰写印尼史的工作。直到他含冤逝世之前，都在从事这一艰巨的工作。他呕心沥血，把这一工作看作是对于党和人民的最后的贡献。他曾经嘱咐在他死后把骨灰洒之大海之中，让它流向印尼人民。耿耿丹心，铮铮铁骨，他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1989年11月5日《解放日报》原刊

1991年1月《新华文摘》转载



作为诗人：

“新诗是捉捭人生的生命的”

新诗是捉捭人生的生命的。

《杂感·一》

诗意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它是生活的最高真实。

《读〈初雪〉》

“诗意”贵在于“实的不说死”，“死的能说话”，“入乎其中而又出乎其外”，“言有尽而意无穷”。

《争论之外》

其实所谓“意境”，怕应该解释为“情感与思想的凝合——也可以说是统一——的形象化”，思想对于文字的表现，要求明白与晓畅。情感对于文字的表现，要求圆浑与律动。

《复未谋面的友人论诗书》

I

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家或散文家、剧作家、诗人、翻译家、文艺理论批评家不能称其为文学家，犹如一般工匠不能称其为大师，一般演员不能称其为表演艺术家。文学家在具备以上某一项或某几项条件之外，还需要有更高层次的素质和建树。在现代文学上能成其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家的人并不多。集文学家、党的工作者、社会活动家、东南亚历史学家、文化战士于一身的王任叔，首

先是一位诗人。

不是么，他早期的诗人形象与徐玉诺一同被郑振铎称作为“最初在中国唱挽歌的人”。由此他成为文学研究会诗人之群中的一员。不是么，他在1922年夏天完稿的《情诗》，以其散文诗组诗的独特面貌，在中国新诗史上应占有独特的地位。不是么，研究者在发现他在65年前的长篇叙事诗《洪炉》后惊呼：“可惜在中国现代叙事诗上富有开拓意义，并能标志出某种成熟度的佳作——

《洪炉》，竟然默默无闻，被岁月风尘掩埋了几十年。”（骆寒超《论巴人的〈洪炉〉及其在中国现代叙事诗上的地位》，《文艺理论与批评》1987年第4期）不是么，他于1944年草成的2303行大型史诗《印度尼西亚之歌》以其国际主义的博大胸怀，驾驭起历史的雄风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宏篇巨构！他留下的已刊与未刊的自由诗、散文诗、格律诗、叙事诗、史诗，还有旧体诗词二百题，这是个尘封已久的珍贵的艺术宝藏，亟待开发。

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们，大概没有事先统一行动，但他们在各自的文学活动中所形成的历史合力是：以诗为突破口，除旧布新。在短短几年时间中，就使新诗在旧体诗已精致得走向颓靡的中国文坛上扎下根柢。由此一发而不可收，促使语体（白话）散文、小说、话剧“盍兴来乎”，从而成为新文化运动最为有力的一翼。这一狂飙突进的文化现象，不独在中国，就是在世界文化史中也属罕见。尝试时期的新诗诗人都是学者，领受过欧风美雨的域外文化；而一个既少家学渊源，又没有留学学历的普通师范毕业的农村知识青年王任叔，是新诗的受惠者。新诗使他与文学结上因缘。就笔者的闻见，文学史著作中没有王任叔的诗人位置，仅在钱光培、向远的《现代诗人及流派琐谈》中将他列入文学研究会之群，而未见片言只语的论述。这不能怪钱、向二位同志，因为现在常能看到的资料是阿英《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所提供的自1923年4月10日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肉色的沙塔》

等十来首新诗。这当然不能引起后人的注意。然而，王任叔早在1920年前后就开始了新诗的创作。1922年创作、次年就出版了《情诗》。这本诗是继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湖畔四诗人的《湖畔》、汪静之的《蕙的风》、文研会八诗人的《雪朝》之后，新诗的早期成果之一。只是它出版于宁波，现在仅借着当年《晨报·副镌》上刊登的一则关于《情诗》出版的消息，才知道新诗的天宇上曾有这样一颗彗星划过。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我看到《情诗》原物、发现了当年他发表在宁波地方报刊和上海报刊上的作品，还有王任叔在1925年3月手订、1927年10月又重订的自选诗集未刊稿（收已发表和未发表诗作，该书稿为残本，未标示书名，姑以所收第一首诗《途遇》称之），以及王任叔的诗友、战友董子兴烈士所留下来的王任叔诗作剪报（未注明刊名、刊期）等珍贵资料，这样我们就有根据描述王任叔所跋涉的诗人之路。

II

他最早接受诗美并且成为一种朦胧的自觉，这得感谢他在大堰山村读务本小学时的教书先生，那位既无科举功名也无新学学历的老师善作杨万里式的吟咏农村田园生活的通俗诗，比如“叶似南瓜茎似麻，今朝次第开红花”（《咏一丈红》）吧，就是王任叔这个山村的孩子惯常看到的景物。“希望自己亦能做出如此出色的诗，于是《孟子》读得更起劲，《左传》句解得更熟”（王任叔《自传》，《武汉文艺》1935年第1期）。在宁波读师范时的古典文学课程与氤氲着陈腐的学究气的氛围，使这个因家境困顿“处处感到压迫”，象“不苟言笑的小寡妇”那样忧郁的小农的儿子，只能在旧体诗词里找寻慰藉：

壮志未能酬， 胡为闻朔风？

文章憎命薄， 交好失途穷。
 汉汉红尘际， 行行浊世中，
 何时塌地起， 纠舞一苍龙。

《横山路中口占》

侧闻杜宇常啼血， 岂是诗人未招魂？
 千古湘江同一哭， 才华谁肯向黄昏！

《侧闻》

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在身世感的主宰下，他很可能成为“忧本难忘忿詬讟，宝刀闲拍未成眠”——黄仲则那样的忧忿诗人。但是王任叔“欲寻香梦杳无得，冷守孤衾了此生”这样的陈词滥调，不也证明走向末世的旧文学对一个青年的心灵戕害么！

在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中，他是街头“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歌手。这时他对自己的历史教师、浙东诗坛斫轮老手洪佛矢的诗教“诗有别肠，非关学也，全凭个人的天才和性灵”感到不满。但我们终于看不到他在当时作为学联秘书长为游行队伍或街头演出按《杨柳青》、《紫竹调》谱填的通俗诗。随着学生爱国运动的退潮，抛向社会沙滩的他，在失业与失眠的双重煎熬下，终于从新文学的绿荫找到一片芳芬的草地。他爱读的是《小说月报》、《文学旬刊》、《晨报副镌》。刚刚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团结了一大批新诗人，形成了远比《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星期评论》更为强大的新诗作者队伍。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上除发表新诗之外，还广泛译介外国主要诗人（包括波特莱尔等现代派诗人）的作品。这与具有强烈求新精神的青年王任叔一拍即合，这无拘束地张扬主体精神的心灵的宁馨儿，为他打开了“正统”的“载道”文学加给他的思想禁锢，面前展开了新的、活的世界。他除了从事新诗创作实践外，为了直接借鉴域外，还曾试探着翻译外国诗歌。在现存的《四明日报》残卷中，我就发现他译的弥尔顿、迭更生的诗品。学生时代他有没有写过新诗已难确